

Z 紫地丁文丛

塞壬著

下落不明的生活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Z 紫地丁文丛

塞 壬 著

下落不明的生活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落不明的生活 / 塞壬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08. 12
(紫地丁文丛)
ISBN 978-7-5360-5384-7

I. 下… II. 塞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686 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胡雅莉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6.5 1 插页

字 数 13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《紫地丁文丛》

林贤治

大地养育生命，也养育了文学。

文学与大地的联系，可以从先民的关于劳动、游戏、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记载中看出来。其中，生命直觉，生命力，生命状态的表现特别生动而鲜明。后来，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所垄断。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，生存意识日渐淡薄，人生中的辛劳、挣扎、抵抗、忍耐与坚持不见了，多出了瞒和骗，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，也被有闲阶级的嬉玩，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。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，枝叶枯萎，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。

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，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。要使文学保持活力，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。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，不是没有因由的。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，对于作家来说，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，为此，他们真切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。这时的文学，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，是郁勃的文学，突围的文学，力的文学。可是，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，寄生的、浮靡的、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，

就是部分蜕去意识形态的硬壳，而重返大地之上。至八十年代中期，无论韵文或散文，几乎同时开始了新的畸变。文体的细化，对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，本来便没有什么好处。就以散文论，粗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；倘从后者特意划出“艺术散文”或“美文”之类加以培植，难免流于狭窄和荏弱，全然不见自由的大精神。有人标榜所谓“大散文”，恰恰不是从精神的要求出发，惟是依赖题材，有一类“文化散文”，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。这类散文，缀连文史掌故，发掘废墟故址，把时空距离尽量拉大，在“陌生化”的途中，变着戏法贩卖陈腐的帝王思想和臣仆思想（在这方面，尤以电影电视界为甚）。还有描叙不同地域不同民俗者，食也文化，色也文化，实际上与消费主义时尚合流。此外，就是追求形式上的“大”，篇幅冗长，结构庞杂，文风铺张夸诞。总之，“大散文”的病根，盖在于脱离大地，脱离底层，脱离实际生活，以致失去痛觉。

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，广义的散文，不拘记叙、抒情、议论，不限文章、日记、书信，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。这其中，有泥土的沉重、朴实、芳香与苦涩，有水的柔润，也有干旱及焦渴。地丁是一种野草，地丁是“地之子”，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。紫色，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，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。紫花地丁原产中国，具本土性，民间性，全草入药，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良药。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，但似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，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。这里拿来做丛书的名目，用意强调它的野性，与大地的联系；究其本义，简括一点说，也就是为人生罢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001 / 序《紫地丁文丛》

第一辑：下落不明的生活

003 / 下落不明的生活

007 / 南方没有四季

011 / 南方的睡眠

015 / 月末的广深线

019 / 夜晚的病

022 / 一个人的房间

026 / 声嚣

034 / 在镇里飞

044 / 漂泊、爱情及其他

第二辑：隐秘的汇合

051 / 隐秘的汇合

059 / 耳光

067 / 2004，务虚者的水贝

076 / 别人的副刊

083 / 说吧，珠宝

第三辑：转身

103 / 转身

116 / 沉默，坚硬，还有悲伤

124 / 晃

第四辑：暗处行走的水

143 / 暗处行走的水

147 / 爱着你的苦难

151 / 游戏

157 / 我一直怜悯地注视着他，直到眼眶贮满泪水……

160 / 饺子，饺子

163 / 谁见过我的中秋节

166 / 与我合租的两个女孩

173 / 猴子

176 / 照相

179 / 蹲着的天堂

第五辑：给塞王，给朋友

185 / “它只跟诗歌有关！”

188 / 假想的反方

192 / 2004，贴着皮肤的表达

194 / 为自己而写

196 / 后记

第一辑
下落不明的生活

下落不明的生活

我时常在某一时刻中突然停顿。就像现在。我开始审视自己，审视刚刚所想、所做的一切：明天，我又将去另一个城市。我对自己充满疑惑，像是凝视一个异类。是的，我急切地想为自己冠以一种意义。五年来，我游荡在南方，漂泊，不断地迁徙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那一段时光过渡到这一段时光，而后来的一段时光我将会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一种来历不明的生活，一种惯常遭遇陌生气息的生活，这种陌生，是一种真切的隔离，它永远地没有彼岸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很多人对我生活的羡慕，他们带着一种花花公子的微笑：“哦，流浪，你是说流浪是吗？这太浪漫了，充满着奇遇和激情对吗？”疲惫再一次袭过来，睡意，在门背后，来不及脱下长统靴，我就佝偻着身子弯下来。

行李，是一个伤感的名词。它意味着告别和离开，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终结，而另一种未知的开始。被子、衣物都折叠好，平整地放进两个行李箱。无须为了出行而特别地去将它们洗干净，我喜

欢它们有点脏，有点暧昧的那种气息。那个蓝色的窗帘就不要了吧，它褪色得厉害，变成了一种暗暗的灰白。信用卡、首饰，爱人的礼物则塞在行李箱内侧的暗袋里，我唯一的可以放宝贝的地方，一放进去，心就踏实了。日用品、化妆品、书刊杂志我放进双肩带的旅行袋里，记得要把口红拿出来随身携带，书，我还是扔了很多，每一次收拾行李，我都感叹，其实我是一个多么不爱书的人。三件，我所有的家当，它们孤独地摆在房中间，竟散发出一种单薄、孱弱的气味。照见了那个人，薄薄的命运。再没有比行李更加相依为命的东西了。它是灵魂的拖影。

我的猫跑了，它准时地跑了。就在前几天。它一定是闻到了那种气味。

去旧货市场卖掉床、木沙发、电脑桌、写字台、茶几、椅子、电视、还有炉具和炊具，包括塑料桶、咖啡壶和长颈花瓶以及一盆仙人球。就这几样，它们清澈如水，照见我简单、干净的生活，甚至是细节，它们都纤毫毕现。它们摊放在旧货店门口，但眼睛依然看着我，很怨毒地。我立即把脸别过去，但还是能感觉到那锥人的芒刺。卖旧货的地方总是很阴暗，有股受潮的霉味，它们是从里屋的旧床板、破沙发的腿、倾斜并满是灰尘的旧梳妆台的抽屉散发出来的，老板一律长着一双鹰一般的精亮眼睛，它能一下子看到我的内心：这些我是必卖无疑的。以低得出奇的价格收走了我的东西，递过来一叠旧而脏的纸钞。他们一宗一宗地把它搬到那发霉的里屋，我感到它们投向我的最后的凶狠一瞥细瘦下去，然后沉在无边阴暗里。卖了这么多次，为什么每一次都一模一样？我还得打一个长途电话，电脑，要先托运到我要去的地方，打给那个地方的朋友，叫他替我签收。

一直以来，我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。太多的信函被退回到邮寄者的手中，当我辗转收到邮件，我看到邮件左上侧粘贴着小纸条，

查无此人那一栏中，用圆珠笔打着一个勾勾。查无此人，这不祥的气息暗合着我下落不明的宿命。我记不清到底用了多少手机号，移动的、联通的，动感地带、神州行、全球通、大众卡、如意卡、南粤卡，谁是从头到尾地了解我手机号变更的人呢？我最亲的人，老父亲，五年了，他满头白发了吧？我如此频繁地变更，他为此担了多少心？每一次变更，我真是害怕告诉他。还有我唯一的爱人，他的手机卡不断地变化着那个女人的号码，生活的艰难，他为我暗地里做了多少次祈祷？担心着我是不是又瘦了？再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信用卡，它们真好看，建行的、农行的、工行的、交行的、招行的、光大银行的、商业银行的，农村信合的，它们来自南方各个城市，来自某段事件的细节，我无法一一记起。当我面对它们，这忠实的目击者，这隐秘但又灼灼发光的东西，立即呈现出过往经历的痕迹：每一笔钱的由来，清晰，不忍细辨。去客户那里收款；向朋友借钱垫费用；艰难的报销；转账……这里边有多少不忍再提的辛酸！几百块、一千块、两千块，拿在手里，它们那么重，仿佛凝聚着我全身的力量。我总是一拿到钱，就在离自己最近的银行存上，这样，这笔钱才真正归我。

打开名片夹，我竟然从事过七种职业，记者、编辑、业务代表、文案策划、品牌经理、区域经理、市场总监，跨了五个行业，新闻、地产、化妆品、家电、珠宝，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会进入这些行业，更不知道我还会去干些什么。五年，我倦于梳理过往的人和事，这些纷繁的名片让我看到，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，没有定位，没有规划，做人、写文章都是如此。它们散乱在那里，就像我散乱的流浪生涯，为什么我还保留着它们？我一张一张地看下去，就像是一寸一寸地摸着过往的那些时光和生命，我摸到了广州、东莞、深圳、中山、佛山……那些城区、街道、建筑、像流水一样流过的车、行色匆匆的人，还有纠结的公交线路图；我还摸到一个春

天的午后、一个下着雨的清晨，还有那些悲伤的、孤独的、有施暴欲望的不安的心情，包括一场突然中断的性事，混和着汗味、精液味和莫名焦躁的情绪。我还摸到了一些人，摸到他们的面孔，他们的表情，他们的故事，还有那些短暂的友谊和无法澄清的误会和怨恨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记不起一样快乐的事，是没有呢，还是我记性不好？那么多啊，我一宗一宗地摸过，它们荒凉，庞杂，却有一股新鲜的颓丧味道，陈旧的气味，却像油漆一样簇新浓烈，它们慢慢地涌出来，涌出来淹没我。最后我摸到了自己，我颤了一下，似乎是摸到了灵魂。它是瘦的，几根扎手的骨头，我还摸到了脏器，它们都是小小的。原来我就是拿这样的身子骨走南闯北的。

如果不对命运妥协，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，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。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股落泊的气味。荒凉、单薄却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干净气质。信用卡里的钱干净，爱情干净，经历干净。这弯弯曲曲的地址：广州天河棠下西边大街西五巷之三靠北四楼，没有人能抵达我，我隐在治安不好的深处，被抢三次，被偷两次。印象最深的那次是一个人晚上回家，走在弄堂深处，一辆摩托车突然从身边疾驰而过，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拽走了我的皮包，我被拽倒在地上，被车拖了几米远，手肘铲得都是血。钱没了，手机没了，身份证没了，一种强烈的悲伤笼罩着我，就像笼罩着我的命运。我的爱人在灯光下细致地给我擦洗，他忍不住悲伤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是的，那一刻我们的命运要连在一起，要变成一个人。他紧紧地贴着我，凶狠地，痛苦地进入我的身体，在黑夜里，我们狠狠地连在一起，沉下去，沉到更深的夜里，直奔死亡。

2005.9

南方没有四季

这城市几个月没下雨了。才阴冷了几天，气温就迅速上升到五月才有的晚春水平。干燥，一个静止的动词，皮肤在笑，阳光跟窗玻璃相撞的裂响。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与某些人的相处作为类比，有点硬，缺乏诗意。水的消失让我看到了速度，这样的速度露出贪婪的本质。而干燥继续，有点硬，缺乏诗意也在继续。在南方，我对气候更加敏感，漫长的湿热的夏季，我的腋下开始长出一片片无痛无痒的癣，它潮红，散发出一种古怪的气味，这种气味确立了我的识别系统。这癣，我毫无保留地传染给我相爱的男人。湿热、湿冷还有干燥，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上描述出了南方的气候，冷暖、刮风下雨、阳光或者阴云密布，我的每一寸皮肤，每一个毛孔，它们都有隐蔽的、蓓蕾般的回应。类似于时间，一秒和另一秒之间的缝隙，那空洞的痛。

在南方，气候时常成为一个人去和留的理由，我理解为这是一个人的浮躁和脆弱。长期以来，热爱着这样的湿热、湿冷和干燥的人，他更热爱着南

方独特的生存、搏击氛围，或者说，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。我是在一个秋天来到南方的。当火车开进南方的地域，成片的香蕉园和密密的甘蔗林进入了视野，这典型的热带作物传递给我一种热烈的信息，它流遍全身，类似于一种光圈，它垂向我内心华彩的拱顶，它应和着我在大脑中搜索出多年前的那点地理知识，我想像到了充沛的雨水，芒果和荔枝的香气，四季都有开不败的鲜花，黑皮肤的、个头瘦小、窄额高颧的男人和女人，这多产的、温润而丰厚的地域。这样的想像充满一种很朴素的农业味。然而，我的无知很快就被证实了，当我走在广州的天河北，走进了中信广场，并成为那座大厦的一个工作者，那被遗忘的、可笑的地理想像，与现实理想甚至都来不及发生冲突，我就很快地适应了这南方的脉搏，呼吸以及它的节奏。那九月的燥热，被我初来南方的那种所谓的豪情和壮志所冲淡，比较顺利地拥有了一个曾经梦想的发挥空间，我几乎没有经历过许多人的那种水土不服的阶段。脸不但没有长痘，反而有一种奇妙的、很好看的红晕。一种被划开的光映照在我身上，我就像是沐浴在春天里。能吃、能睡，容光焕发且性欲旺盛。

漫长的湿热从四月一直延伸到九月。当生活和工作相对固定，当初来的激情也日趋平静，这样的湿热和已经惯性化的生活，让我的体内产生一种毒。我的腋下开始长出一大片的癣，头发也开始有了令人讨厌的头屑。午餐在公司吃，那些没有营养的盒饭在无奈中进入了身体，在愤愤的情绪中也许它报复成一种火气。茶是铁观音，那厚重的苦涩，我得靠它提神保持高度灵活的创作状态。通常，从上午九点到公司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犯困，它将折磨我一整天。空调的冷气总是很足，总监和老板的表情干燥。为了提案在竞标中夺标，无数的创意都被否定重头来过，没完没了的会议，反复地对照、类比、推翻再还原。广州的广告公司，加班是家常便饭，当耐性一旦被养成，我多了份无法戒掉的痞气。这样的痞，跟

腋下的顽癣、层层头屑几乎同出一辙。

在广州，几乎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都会塞满着人。夜幕中，路灯下的站牌站满了等车的人。一天的劳累和疲惫都摊晾在那里，空气里是发酸的人的浊气。天空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得很低，沉闷，像被关在致密的铁皮笼里。挤上车，强烈的意念是赶快回到出租屋里。等下得车来，我的鼻尖总会有细密的汗珠，用纸巾去擦，舌头一舔，很咸很咸。

灯光下，我注视着那片潮红的癣，艳若桃花呀，头是天天洗，依然是痒得快发疯了，脱掉袜子，立即就闻到了淡淡的，酸酸的臭味。冲了凉，打开风扇吹头发，不敢摊开凉席在地上，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有蜈蚣出入我的地板，只要它们一出现，夜间就会在我的梦中下起大雨，惯于城市的嘈杂，连炸雷我都没有听见。重重的潮气让人无精打采，晾在阳台的衣服几天都干不了，被子有种具有亲和力的霉味，而人，则一味地犯困。通常，在晴朗无风的夜里，那无法驱逐的热将我围住。睡眠，我盗汗、颧红，白带异常。早晨起来开口说话，声音嘶哑，喝半杯清水，再咳几声方能恢复。

漫无边际的湿热像头巨兽，我的状态一直半梦半醒。任何不耐烦，诅咒都没有用，我喝着一种南方独有的凉茶，用来消除眼膜的血丝。那不是茶，而是一种由二十四味中药熬成的苦汁，他们常年喝这种苦汁，用来抵御种种湿毒。一个诗人朋友告诉我，他将离开南方，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可怕的湿热气候，漫长的半年，他无法工作，他在酒精和睡眠中消磨着自己，那样的消磨是危险的，是一种颓废的堕落。我不认为他是浮躁的，但应该是脆弱的，这种脆弱当然不是指屈服于这气候，而是南方这综合的大背景，这种场，对一个诗人的伤害。而湿热，如此应和着他内心的伤感和颓废。

我不知道，那种难以下口的苦汁和浓酽的铁观音，还有那没完没了的性欲，它们到底医治的是什么？它们撑着我，一个活着的人